



樂城後集卷之八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歷代論二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二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觀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聞越舉兵圍東甌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念天子不救尙何所愬帝謂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徃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



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

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  
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後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  
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  
一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  
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  
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  
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  
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傅太后侵  
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  
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  
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  
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旣至使尙書  
奏免賢賢卽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



漢書後集卷之六  
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慧可  
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及產祿之  
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  
國之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  
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  
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  
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

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  
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  
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  
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  
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  
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  
及旣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尙書  
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  
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



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尙者也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

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



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  
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  
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  
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  
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  
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  
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  
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  
戮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  
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  
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  
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  
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  
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  
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二人以死守之始從  
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一



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



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  
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  
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  
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  
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  
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  
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  
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  
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于天下理極于是而已  
以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  
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于事一  
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于順桓之間內無愧于心外無負于  
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八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  
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由  
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



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吳遂誣固與文鮪  
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恭而不克異如豺狼疾之如  
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  
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爲子禍斯已幸矣再更  
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于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  
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鷲  
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  
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  
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  
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訕訕皆言侯覽曹節公乘助王甫鄭儼  
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



昧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過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在寡慮乃與未嘗吏事者比幾乎暴虎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氏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壞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



續後漢書卷八  
二  
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



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

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十此古之傳代其皆益映之矣

滋全而謂夫其人於此也一紙而神與如戲非意也齊以常  
日又慈禁相輝坐不京雖京不令其不指夜無氣口甚不取數也  
于謂為子曰吾來此懷禁情不輝行致至然此理豈終矣然而不  
身禁禁人以申息之謂也禁管羣相皆裕輝皆其于其于其于其于  
春輝之烈禁于重外慎管樂為于其之取也

樂城後集卷之九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歷代論三

賈誦下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  
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  
蜀以問賈誦誦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  
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  
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  
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  
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詔  
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  
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  
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  
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劉立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省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  
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  
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傲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讐義不可已  
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不以季漢居臣之分締交相親與  
魏爲敵則報讐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  
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讐魏之  
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  
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  
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



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

在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  
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  
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  
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  
廢李嚴楊儀拔蔣琬費禕而受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  
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  
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  
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  
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其軀而孫氏  
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  
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  
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  
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  
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



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  
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  
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  
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苟文若猶不得  
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  
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  
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  
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尙幼燕王蓋主有篡取  
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

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

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  
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  
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  
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搦手而定矣然外  
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  
禕奉一昏王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  
蓋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



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其地勢迫切  
置而不取則必危國必亂至自此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  
已哉

晉書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  
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  
而行之者矣不得已而巳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  
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  
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

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

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  
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  
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  
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  
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  
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  
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  
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



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慧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吕氏在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等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福福可謂不審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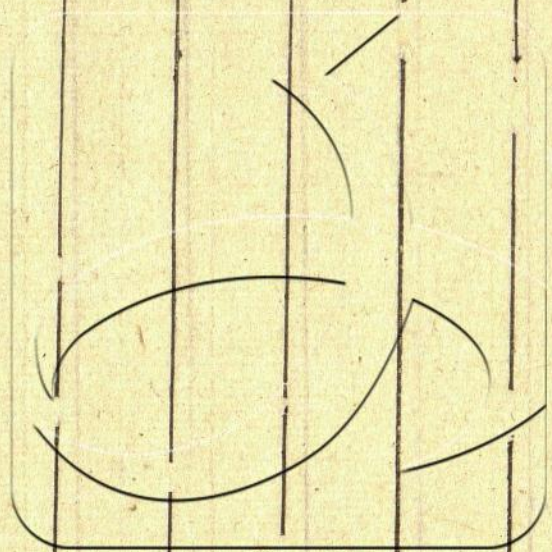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各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

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

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



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以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闕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爲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異人爾矣





羊祐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旣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旣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



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



欒城後集卷九  
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欒城後集卷九終

欒城後集卷之十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歷代論四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  
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  
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  
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



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可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關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人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瓜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當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



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孤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患儉者從而予之秦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秦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也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



情雖內無垂莫之憂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莫也收之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虜斂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日子復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

東郊作多土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然

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莫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莫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祖繼

敵國相圖必審于彼已將強敵弱則利于進取將弱敵強則利于  
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  
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  
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  
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  
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  
于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  
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



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  
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  
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  
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  
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  
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  
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  
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逃言于帝曰  
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  
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  
命將使若逃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上喜于來  
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逃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逃兵力甚  
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  
計也石勒遣兵攻逃逃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  
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  
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逃母葬成臯勒使人  
脩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逃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  
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畧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逃快



快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唯遯一人夫惟知  
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  
羣雄而後取漢耳旣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旣破  
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  
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  
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  
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  
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  
固已不順旣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



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  
文尚可得乎宋武旣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  
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  
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  
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  
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畧  
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  
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  
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畱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  
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  
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  
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  
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  
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  
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歸以求九  
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  
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  
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弑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  
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  
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  
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  
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  
華督齊佳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

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皆內外之將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

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  
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  
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  
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  
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  
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  
孔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亞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  
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  
也是時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



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  
商臣之亂華寧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  
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  
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  
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  
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  
學春  
典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  
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  
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  
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  
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  
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  
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



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  
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  
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繪至於龍吾不能  
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  
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  
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  
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  
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於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  
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  
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繙素譯經談妙至者凡  
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  
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  
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大武深信崔  
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  
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狗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  
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恃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  
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



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  
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  
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  
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而以  
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  
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  
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歸向其  
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  
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  
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  
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  
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  
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睿宗之賢而不免於



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大伯奔吳以避王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纒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崇孔子問之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  
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  
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  
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  
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  
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  
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  
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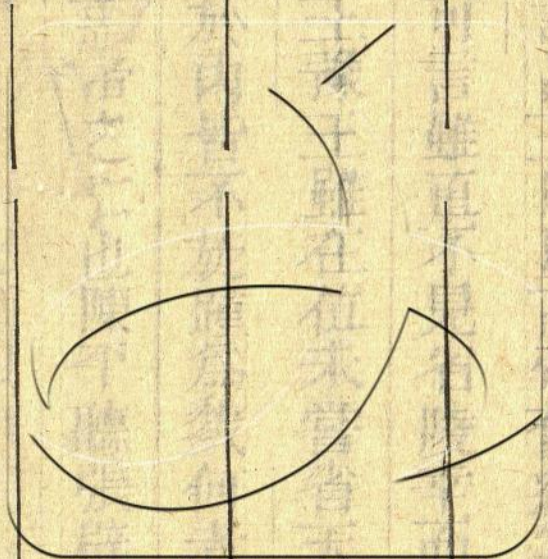
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  
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  
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  
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  
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  
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  
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  
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  
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



勤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  
他日勤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勤曰  
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勤匹夫之俠也以  
死狗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勤不知也而帝  
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勤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  
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  
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  
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  
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

國者如此

皇后臨崩嗾人言之也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當意不  
漢高后欲十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  
聖之者之不  
廬陵王立豫王  
事徐敬業爲之起其於









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

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續坡後集卷一  
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續坡後集卷一  
卷之七終

城後集卷之十一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唐元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僨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吐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



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之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持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祖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亦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



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



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  
 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  
 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  
 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水蠹而折理無足怪但  
 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  
 為人非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且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  
 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  
 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  
 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  
 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  
 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  
 不郵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  
 沒立宗愈老愈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  
 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瑊琳專以適上為悅類崇  
 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  
 目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立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



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一日不耕穫不菑畚則利有攸往其三日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日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畚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畚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招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



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  
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  
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  
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  
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  
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  
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

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

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

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

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

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

能得升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

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

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

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



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龔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曰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

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斫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一子蔚藜後皆爲



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憂而後可以伐人冒憂以伐人敵無憂則已受其災敵有憂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憂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

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爪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



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帥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必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潛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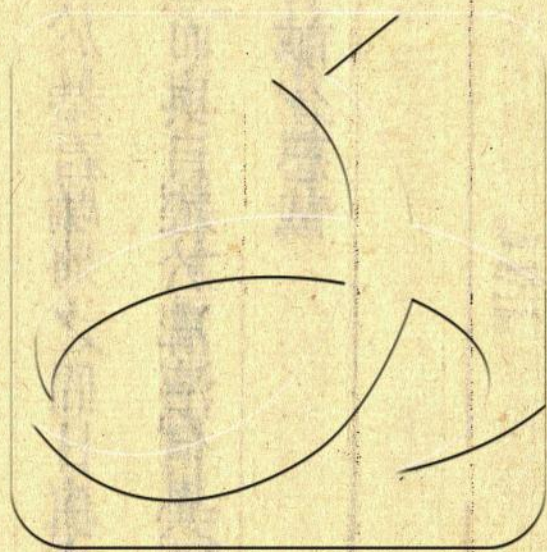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讐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



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  
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入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  
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  
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  
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  
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  
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  
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  
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  
於徐道曰是專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  
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責育無所致其勇而道  
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  
士生於三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  
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  
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陸贄論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死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芑三將往迎其鋒勝負



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令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芴遭註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

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畱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民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有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



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  
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  
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  
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  
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君得以安若稍緩之必  
且有變既而同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  
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  
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  
京趙贄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  
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  
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  
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  
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  
可以言智也哉

###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  
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



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只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旣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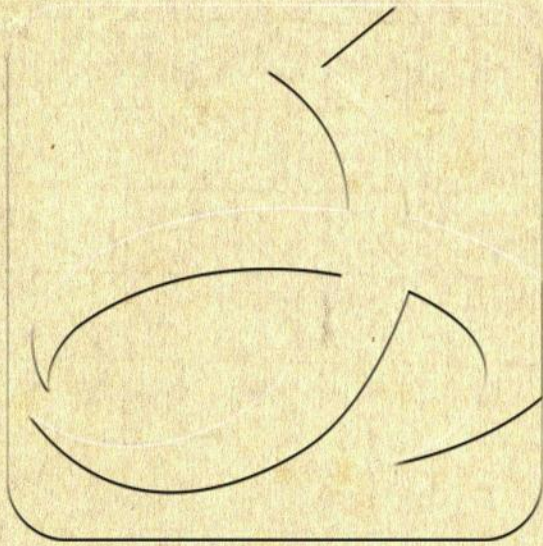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  
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  
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 本朝乃見  
其利 眞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  
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  
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  
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  
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  
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  
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  
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  
之厚賈生所謂二表五餌兼用之矣被羶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  
之華日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  
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  
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  
郡縣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  
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壞



士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  
理儻亦有唐李吐蕃之變乎

樂城後集卷之十一 終



70025413



